



▼曾拍出2.8亿港元的玫茵堂珍藏明成化斗彩鸡缸杯



文物、鉴宝题材影视渐热，人们愈发好奇——

古董圈是个什么圈

你不用再住这样差的房子了！”

老侯还没琢磨透这话里的意思，那人就撂下一只大皮包，随口说了个数字，吩咐说：“你点点好！往后也不用卖肉了！”老侯只看清其中一个“万”字，就吓了一跳，赶忙说：“不用数，不用数……”包也没打开就把客人送出门。

到底买走《皇家秋猎图》的人给了老侯多少钱，到现在也没人知道，他自己也从不溜口。大家看得见的公共信息是：打那不久，老侯在小井买了一户两居室的楼房，外带北京户口。而且从此以后他不再摆肉摊儿了，天天在鬼市里学着淘画卖画，慢慢地还混出了个名头，人称“画儿猴（侯）”。再后来，潘家园旧货市场正式成立，老侯在里面买了一个门面，正儿八经地当上了书画店的老板。

直到两年后，这幅名为《皇家秋猎图》的古画现身美国纽约拍卖会后，大家才真正瞪大了眼睛——落槌187万美元，折合人民币1600万左右，创下了当时中国古代书画拍卖的世界纪录。

（摘编整理自《谁在收藏中国》，吴树著，山西人民出版社）



局部，故宫博物院藏
▲南唐顾闳中《韩熙载夜宴图》

关于这个圈

- ◆造假与掌眼，这是藏古界永恒的主题。
- ◆古董这一行变化万端，但归结到最后，就在两个字上打转：一个“真”字，一个“赝”字。古董这个行当几千年来，说白了就是真伪之争，正赝之辩。
- ◆鉴宝就像是攻克一个堡垒，攻城的人拼命要寻找破绽，守城的人拼命要掩盖破绽，两边斗智斗勇，都需要极大的耐心、眼光和机缘，才能有所成就。
- ◆权威的鉴定机构，都有这么一条原则：绝不造假。试想一下，一个鉴定机构靠的就是公正中立的信誉，如果自己也造假，那岂不是等于给自己当裁判了么？再者说，鉴定古董的人，必然对造假手法熟谙于心，如果他们起了伪赝之心，那危害将是无穷无尽。
- 所以好的鉴宝名家，都绝不敢沾一个“赝”字——只要有那么一次犯事，就能把牌子彻底砸了。

年代，他在伦敦拍卖行竞拍一件元代青花釉里红大罐，当最终以31.5万英镑的价格落槌时，由于过度紧张，他的五脏六腑都感到剧痛，猛喝一大杯白兰地才缓过劲来。

张宗宪则不同，他是那种能控制拍卖场气氛的人。

第1排，1号牌，1号拍品，最好是首拍，竞得的价格还往往远高于市场价。如此光鲜华丽、率性恣意的张宗宪刺激着人们对市场的想象，赢得了瞩目，制造出传奇。诸多拍卖行给他一个雅号：“1号先生”。直到现在，很多拍卖行的1号牌还留给他，这就是他的江湖地位。

“那些最贵的，大大超出预算买到手的，早晚都是最好的艺术品。”张宗宪底气很足，他觉得买东西不难，只要前期认真看每一件东西，认真选择。瓷器杂项是他精通的领域，他自己看；书画他说自己不懂，但有方法——每次参加拍卖，把要买的东西事先选好，在图录上标出来，请大概七至十位专家帮他看。老一辈的秦公、章津才和米景扬都帮他看过画，专家都说对，他就买。

作为著名买家，在拍卖场上有时会受到掣肘，主要是被人借力打力、借眼用眼。因为相信张宗宪买的東西错不了，早

“捡漏儿”不假：30多年前，有人用5斤猪肉换来一幅国宝古画

1988年端午节前后。北京城东北的侯先生将肉摊儿摆到了现在的潘家园一带。当时那地方还没有形成正规的旧货市场，只有一溜儿人称“鬼市”的“破烂摊”。每天大黑老早老侯蹬三轮拉着猪肉来到这里时，老远就看得见人影晃动，悄无声息，手电光忽闪忽闪的。而只要天见亮，人影都没了。

那天刚吃完端阳粽子，太阳大、天气闷热，直到下午快收摊时，老侯的摊上还有半边猪肉没卖完。他大声吆喝猪肉两斤以上半价，喊了半天还是没多少动静。他正想着收摊回家，却见一人挟着只旧蛇皮包匆匆赶来搭腔，问能否用一幅古画换两斤猪肉。

“咋地？东北老乡啊？赶鬼市卖画来的？咋这时候才到呢？坐在这杵儿等明早两三点钟再卖吧！”

“不成啊，俺媳妇儿上午开的刀，咱得把画卖了弄点肉回去给她熬点汤喝不是？……大哥，俺这画是爷爷辈传下来的，您接着不会吃亏……”那人一面说，一面从蛇皮包里摸出一卷皱巴巴、发黄了的古画。

这是老侯听到的第一个关于古董的故事，他挺认真地推辞道：“大哥一个卖肉的屠夫还装啥斯文、要啥画？送两斤猪肉给弟妹养病就是了！”

……

经过一番谦让，老侯随手砍下一刀猪肉，大约有五六斤重，也没过秤硬逼着

“潜规则”真有：凭着一股原始的占有冲动顶着买，这就对了

顶着买，是圈子里对古董投资的一句行话，意思是对今天的行情不要因为贵而不出手，要敢于拼实力，以时间换取空间，赢得投资回报。

在30年前，古董投资还不被认识的时候，说顶着买，很多人并不认可，因为那时真正的市场还没形成，还处于古董买卖的“蛮荒”期，到处都是“漏儿”，犄角旮旯散落的东西和大型古董市场上的东西，同一品种，价格有天壤之别。你只要勤快，有眼力，就不必顶着买，便宜的俏货多的是。今天就不同了，市场已经成熟有序，某一品种“平均价格”已经形成，以前能找“漏儿”的偏远农村县城已经被古董贩子“跑”了多少遍，根本没有漏网之鱼。这种情况下的古董，已经成了真正的商品，如果你想投资，只能是顶着买。

记得是20年前，我在一位朋友家里看到两张“苏作”的清代红木八仙桌，做工考究，品相一流。当时的开价是7500元一张，两张都要，可以降到7000元。东西虽好，但价钱也是顶到嗓子眼了，没什么赚钱的“缝儿”，再加上两张大桌子也没地方搁，就放弃了。不久前在一个朋友

的店里也看到一张和当年同样的桌子，外加4把红木梳背椅，问价，说：“您要，就给25万吧，如果椅子不要，您就给20万。”（估计还能砍下几千。）这位朋友是局气人，这价应该“谎”不大。这几乎可以代表这一品种的市场平均价，也就是说和20年前比，几乎涨了近30倍。如果当时顶着买，今天就有20多倍的钱好赚。我相信，如果今天这桌子还顶着买，20年后，还有这个赚头。

在这儿顺便扯两句“闲话”。并没人能预测一件东西20年后的涨跌。那为什么还有人顶着买呢？原因是当初根本就没有想到今天要挣钱，只是看东西好，喜欢，想收为己有，天天看着高兴。是一种对古代艺术品的崇敬向往，和挣钱完全不搭界。回想一下，我所有的老家具，十几二十年几乎都是顶着买的。最初月薪族每月就几十块钱，攒出一只几千块钱的字台和上万块钱的条案，那可真是从牙缝里硬抠出来的，但看准了东西上去就拿，竟能毫不犹豫。当时的心气儿，远没有现在理性，完全是一种原始的占有冲动，不吃不喝认了。时间一长，天天看

拍卖是个流动“场” 里面流动的不仅是拍品，也是气氛，是人心

拍卖，是一个不见硝烟的竞技场，是眼光品位和经济实力的双重角逐，场上的游戏规则是大力者得之，谁出价高谁得。



▲清象牙雕石竹花纹宫扇，故宫博物院藏

张宗宪喜欢这个“场”。一则，拍卖效率高。早年间，收藏家能买到一个万历五彩瓷是不得了的事，比如上海一户人家出了个万历五彩的小碟，就曾在收藏圈轰动一时。没有拍卖行，没有展览会，平头百姓甚至官宦人家都见不着好东西的，出来一两个立即被疯抢。有了拍卖，信息流通快，买家能看见全世界的好东西。拍卖行就是卖酱油的那个漏斗，伦敦收两件放进去，巴黎收两件放进去，一开拍把全世界集中到一起，比古董店效率高多了。

二来，拍卖大厅是个流动的“场”，里面流动的不仅是拍品，也是气氛，是人心。一场拍卖，就像一场演出，你出价参演，最后冲破重重竞争买到东西，你的表演就会博得观众的赞叹和掌声。屏幕上数字翻飞，买家的心跌宕起伏，其中的刺激也并非人人都能享受。日本收藏家、大古董商坂本五郎曾经说过，20世纪70

随着传统文化热起来，越来越多的影视剧选择围绕古董、文物展开悬念迭起的剧情，由此形成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——根据小说《古董局中局》系列、《黄金瞳》系列、《盗墓笔记》系列、《鬼吹灯》系列等改编的影视剧最近两年甚为活跃，分别从鉴宝、盗墓、考古等角度共享着一套文物知识体系。前不久，《古董局中局之鉴墨寻瓷》和《鬼吹灯之龙岭迷窟》都在热播。雷佳音、李现、辛芷蕾主演的电影《古董局中局》也将于年内上映。

这样一系列“抓人”的影视剧背后，藏着一个何等神秘的古董圈？这个圈子究竟水有多深？传说中的“捡漏儿”“潜规则”都是真的吗？是什么吸引藏家为了了一件珍宝疯狂举牌、豪掷千金？本期“阅读”，让我们试图从一系列非虚构图书中寻找答案。

人们痴迷于收藏时 痴迷的是收藏作为辉煌文明证物的魅力

文物收藏之所以诱人，藏品增值无疑是最直接的原因。加之中国文物浩如烟海，种类繁多，以个人智力财力精力与之挑战，败多胜少，刺激无穷，这就使生活富足的现代人倍感亲切，乐此不疲。

中国历史上的收藏大都形成于物阜民丰之际。我们熟知的赵宋皇帝宋徽宗，就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收藏爱好者。时隔千年，我们仍能读到成书于北宋宣和年间的有关收藏的各类书籍。

这就是收藏的魅力。让一个有着超人智力、敌国财力的皇帝，丧失了治国的精力，留下千古憾事。我们今天仍对赵宋江山所遗留的书画、陶瓷等艺术珍品怀着崇高的敬意。对宋徽宗——赵佶本人的艺术造诣也怀着同样的敬意，因为他创造了一种崭新的书体——瘦金体。

2002年春季，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在北京成功地拍卖出宋徽宗的《写生珍禽图》，成交价为2530万人民币。每一个在拍卖现场的人此时都激动不已。十数人勇敢地举起了手中的号牌，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轮番冲刺。

我在现场，享受着那振奋人心的一刻，所有人对每一次的价格攀升发出惊呼。一位老者，倾身全身全部财力，倾终生对艺术的向往，在1300万高价位勇敢地伸出了自己那只苍劲的手。我知道，那是老先生全部的财产。他用行动阐释着收藏的魅力。事后，他对我说，那东西（《写生珍禽图》）属于我了一秒钟。

1300万与一秒钟，是老先生酷爱艺术的写照，我甚至觉得他的1300万与落槌价2300万相比，前者更让人感动，虽败犹荣。

这件《写生珍禽图》虽为徽宗本人所绘，却没有落下徽宗手迹，因为何种原因，众说纷纭。但上面却留有另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手迹，这就是乾隆——满清王朝最富魅力的皇帝。乾隆帝为十二幅画面均题

有手迹并铃盖收藏章，表明他对这件神品的珍爱。

乾隆在位长达60年，后又做了四年太上皇，当之无愧地是中国历史在位最长的皇帝。政事繁重，日理万机。但一获闲暇，他就会取天下宝物自我欣赏，吟诗作赋，倍加赞赏。清档记载着乾隆帝每一次赏古，在三希堂那半间小屋，古物向一国之君诉说着往事。那一刻，乾隆帝身心得以放松，精神获得慰藉。这有《弘历赏古图》为证。

我们今天获得一件乾隆时期的文物已是欣喜，二三百年的时间对历史不过一瞬，但对我们已是遥不可及。在文物面前，不仅我们是过客，连鼎鼎大名的弘历依旧也是匆匆过客。我们在文物面前走过，带着它传授给我们的文化信息。我们接受，我们享受，中华文化就这样通过一件件具体的文物一代代地传承。

盛世收藏，乱世黄金。太平天下，百姓衣食富足，便感到精神世界开始空虚。他们需要精神物质来填补内心的空白。当我们捧着一个白瓷碗时，我们应该知道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努力，才摆脱了烧窑中的“黑暗”，同时摆脱了黑瓷碗在吃饭时给心中留下的阴影。当我们用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来表达某一种决心时，我们应该了解中国人使用玉的历史。美石为玉，中华民族对玉石的顶礼膜拜，归纳为玉有五德，仁义智洁勇。还有什么理念比这五德更具魅力么？所以古人谆谆告诫：君子无故，玉不去身。藏家佩玉的沾沾自喜就来自于此。

历史不会停歇，一刻不停地向前，留下的是物质，带有文化特性的物质就是文物。它是一个证物，证明中华民族曾有过怎样的辉煌，证明人类进步每一步是怎样的不易，这些信息构成了文明的魅力。

（摘编整理自《茶当酒集》，马未都著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）

延伸阅读

虚构的《古董局中局》，藏着圈子里的真谛

关于鉴定

◆“包浆”是个古董术语，又叫“黑漆古”，也称“蚕衣”，都指的是在古玩表面浮起的一层光皮。真正的古旧东西，上面泛起的光泽沉稳内敛，摸上去似乎有一种温润腻滑的手感——这是无论如何也伪造不出来的，那些新造的赝品再怎么模仿，也只能泛起贼光。鉴定古董，包浆是个很重要的手段。

可到底它是怎么回事，谁也没法说透彻，更多的是一种感觉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外行人就算知道有包浆这么个概念，可把古玩搁在他面前，他也分不出哪种是贼光，哪种是旧光；而一个几十年的老行家，扫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凭的就是感觉。

◆书画虽说也是古董，但和其他古玩不太一样，自成一派。瓷器看施釉成分，青铜器看锈绿，玉类看折射率，这些都是客观指标。但一幅书画出自哪位大师真迹，没有客观标准，更多依靠鉴别者的眼力和阅历，跟着感觉走，全是主观意见。同样一根竹子，你说是郑板桥画的，我说看着不像，那就只能看咱俩谁的资格老。

◆鉴古这一行，真假分辨其实是件

非常复杂的学问。有时候一件古物上有一处破绽，怎么看怎么假，但过了几年以后有了新的研究成果，才发现那不是破绽，是鉴别的人功力不够。

关于造假

◆梔子、红茶加橡子壳，这三样东西，原来是给书画做旧用的。梔子水焦黄，茶水深红，橡子壳煮出来的水是赭黄。有这三种颜色配兑，就能调出想要的旧色和香灰色了。再加上紫外线照射脆化，真是天衣无缝，比单用茶垢效果好多了。

◆书画与拓本之类的东西都是纸质，可以剪切挖补，这也是古董界多年来的常识。所以这几类东西，最易出赝品。最无良的商人，会把一些真品拆碎剪成几块，分别补到几张假画上去，收益自然翻倍。

◆一件瓷器从窑里出来，先要咬酸，然后磨旧，必要时还得故意缺上一角，造成残缺效果。都弄好了，抹上泥土，扔到墓土里去养着，基本上就能糊弄住大部分人了。

（摘编整理自《古董局中局》系列，马伯庸著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）

►明嘉靖款五彩鱼藻纹盖罐局部，故宫博物院藏

这是这一历史性捐赠事件从头到尾的推动者和见证人。这只瓷瓶是张宗宪的妹妹张永珍2002年以4150万港元的天价买下的。拍卖结束后兄妹二人共同捧起这件珍贵文物，在现场拍下合影，张宗宪脸上的喜悦一点不比妹妹少。他直言买到这样的宝物，是让全世界都“吊眼珠子”的大事件！后来张永珍慷慨解囊时，征询哥哥意见，张宗宪的建议就是捐给上海博物馆。

（摘编整理自《张宗宪的收藏江湖》，李昶伟 执笔，新星出版社）

